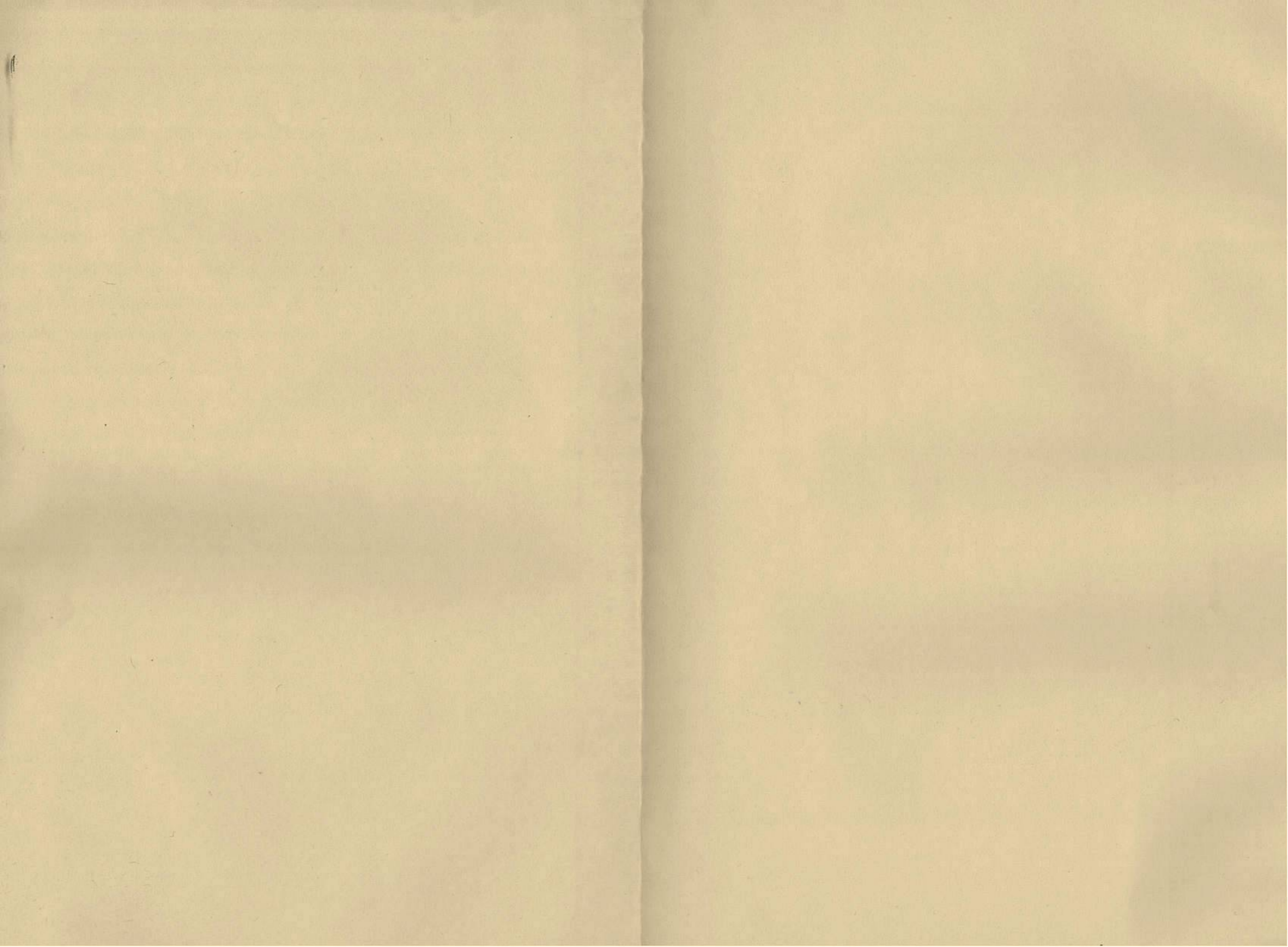


宋史

六十



# 宋史傳

二百九之二百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宋史傳 and 二百九之二百十.]*

列傳卷第二百九

宋史四百五十一

開禧三言上桂國錄軍國事即書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忠義五

陳元桂

張順 張貴

范天順

牛富

邊居誼

陳炤 王安節

尹玉

李芾

尹穀 楊震

趙卯發

唐震

趙與樸 趙孟錦

趙淮

陳元桂撫州人淳祐四年進士累官知臨江軍時聞警報

三三廿七

傳二百九

胡克明

築城備禦以焦心勞思致疾開慶元年春北兵至臨江時  
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北門  
亭上督戰矢石如雨力不能敵吏卒勸之避去不從有以  
門廊鼓翼蔽之者麾之使去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  
可去此左右走遁師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縣其首於  
敵樓越四日方斂體色如生初親戚有勸其移治者元桂  
曰子亦為浮議所搖耶時事如此與其死於饑饉死於疾  
病死於盜賊孰若死於守土之為光明俊偉哉家人或請  
登舟不許且戒之曰守臣家屬豈可先動以搖民心敏子  
以聞贈寶章閣待制賜緡錢十萬與一子京官一子選人

恩澤立廟北門謚曰正節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闖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槍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紅盞爲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

四十一

傳二百九

二

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乘銳凡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踊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葬立廟祀之

張貴既抵襄襄帥呂文煥力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北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

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噪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旣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北兵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大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戰已困出於不意殺傷殆盡身被數十槍力不支見執卒不屈死之乃命降卒四人昇尸至襄令於城下曰識矮張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

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冢立雙廟祀之

范天順荆湖都統也襄陽受圍天順日夕守戰尤力及呂文煥出降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當爲宋鬼即所守處縊死贈定江軍承宣使制曰賀蘭擁兵坐視睢陽之失李陵失節重爲隴士之羞今有人焉得其死所可無褒恤以示寵綏范天順功烈雖卑忠義莫奪自均房泛舟之役克濟于艱而襄樊坐甲之師益堅所守俄州刺史爲降將軍爾乃不屈自經可謂見危致命封其妻宜人官其二子仍賜白金五百兩田五百畝

牛富霍丘人制置司遊擊砦兵籍勇而知義爲侍衛馬軍

司統制戍襄陽五年移守樊城累戰不爲衄且數射書襄陽城中遺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兩城凡六年不拔富力居多城破富率死士百人巷戰死傷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前遇民居燒絕街道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贈靜江軍節度使謚忠烈賜廟建康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邊居誼隨人也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咸淳十年以京湖制置帳前都統守新城居誼善御下得士心凡戰守之具治之皆有法大兵至沙陽守將王大用不降麾兵攻城破之執大用呂文煥至新城意其小壘可不攻而破

列傳

卷一百九

四

居誼率舟師拒之文煥列沙陽所斬首招降不從明日縛大用至壁下使呼曰邊都統急降不然禍即至矣居誼不答又射榜檄入壁中居誼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聞之以爲居誼降已也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者三并中其馬馬仆幾鈎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越二日總制黃順挾一人開東門走出降明日使順來招之居誼曰若欲得新城邪吾誓以死守此何可得也順又呼其部曲部曲欲縋城出居誼悉驅以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乃取其家金盡散將士往來督戰會暮破侵漢樓樓火延燬民居居誼度力不支走

還第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丞相伯顏壯其勇購得其屍  
燼中觀之事聞贈利州觀察使立廟死所

陳炤字光伯常州人少工詞賦登第爲丹徒縣尉歷兩淮  
制置司參議官大軍倉曹壽春府教授復入帥幕改知胸  
山縣仍兼主管機宜文字尋丁母憂歸北兵至常常守趙  
與鑒走匿郡人錢嘗以城降淮民王通居常州陰以書約  
劉師勇許爲內應朝議乃以姚希得子嘗知常州師勇復  
常州走錢嘗執安撫戴之泰等遂迎嘗以入嘗以炤久任  
邊知兵辟爲通判或謂炤曰今辟難有辭矣炤曰鄉邦淪  
沒何可坐視與其偷生而苟全不若死之愈也遂墨裹而

四  
列

傳二百九

五

胡克明

出凡可以備禦者無不爲之嘗入常甫十餘日大軍攻常  
炤等率義兵戰禦自夏徂冬不能下以功加帶行提轄文  
思院常將張彥攻呂城兵敗而降因盡言常城中虛實遂  
急攻之炤等晝夜城守招之不下丞相伯顏自將圍其城  
炤與嘗持以忠義協力固守再加嘗太府寺丞炤幹辦諸  
軍糧料院常將士皆轉五官城益急常兵阻壕水爲陳矢  
盡亦不降城破嘗死之炤猶斂兵巷戰家人請曰城東北  
門圍未合可走常熟入臨安也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  
日中兵至死焉事上追贈嘗龍圖閣待制希得贈太師炤  
直寶章閣並官其子



王安節節度使堅之子也少從其父守合州有功安節等兄弟五人皆受官堅為賈似道所忌出知和州鬱鬱而死安節至咸淳末為東南第七副將德祐初似道潰師蕪湖列城皆降不降者亦棄城遁時安節駐兵江陵即走臨安上疏乞募兵為捍禦授閣門祗候浙西添差兵馬副都監收兵入平江合張世傑兵戰鳳皇港有功轉三官劉師勇復常州攻走王良臣師勇還平江以安節與張詹守常已而良臣導大兵攻常常城素惡安節等築柵以守相拒兩月不下

大元丞相伯顏自將攻之屢遣使招降亦不下丞相怒麾

四

傳二百九

六

兵破其南門安節揮雙刀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有求其姓名者安節呼曰我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得乃殺之

尹玉寧都人以捕盜功為贛州三砦巡檢秩滿城居從文天祥勤王及天祥至平江調玉同淮將張全廣將朱華拒大兵戰于伍牧全等軍敗以淮廣軍先遁曾全胡遇謝榮曾玉以贛州四指揮軍亦遁唯玉殘軍五百殊死戰玉手殺數十人箭集於胷如蝟毛援絕力屈遂被執大軍橫四槍於其項以槌擊之死餘兵猶夜戰殺人馬蔽田間無一降者質明生還者四人贈玉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賜田二頃以恤其家

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進士爲吏有廉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其父升前捍之與父俱死曾祖椿徙家衡州遂爲衡人芾生而聰警少自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一見禮之謂有祖風易其名曰肯齋初以蔭補南安司戶辟祁陽尉出振荒即有聲攝祁陽縣縣大治辟湖南安撫司幙官時盜起永州招之歲餘不下芾與參議鄧垵提千三百人破其巢禽賊魁蔣時選父子以歸餘黨遂平攝湘潭縣縣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犯芾稽籍出賦不避貴勢賦役大均入朝差知德清縣屬浙西飢芾置保伍振民活數萬計遷主管酒庫所德清有妖人

列傳

傳二百九

七

抄卷四

扇民爲亂民蜂起附之至數萬人遣芾討之盜聞其來衆立散歸除司農寺丞歷知永州有惠政永人祠之以浙東提刑知温州州瀕海多盜芾至盜息遂以前官移浙西時浙西亦多盜羣穴太湖中芾跡得其出沒按捕之盜亦駭散作虎丘書院以祠尹焞置學官親爲學規以教之學者甚盛咸淳元年入知臨安府時賈似道當國前尹事無鉅細先關白始行芾獨無所問福王府有迫人死者似道力爲營揀芾以書往復辨論竟寘諸法嘗出閱火具民有不爲具者問之曰似道家人也立杖之似道大怒使臺臣黃萬石誣以贓罪罷之大軍取鄂州始起爲湖南提刑時郡

縣盜擾民多奔竄芾令所部發民兵自衛縣予一皂幟令  
曰作亂者斬幟下民始帖然乃號召發兵擇壯士三千人  
使土豪尹奮忠將之勤王別召民兵集衡爲守備未幾似  
道兵潰蕪湖乃復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北州  
郡皆已歸附其友勸芾勿行曰無已即以身行可也芾泣  
曰吾豈昧於謀身哉第以世受國恩雖廢棄中猶思所以  
報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許國矣時其所愛女死一慟而行  
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調且盡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  
縣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爲聲援繕器械峙  
芻糧柵江脩壁命劉孝忠統諸軍吳繼明自湖北至陳義

陳元自戍蜀歸芾奏請留之戍潭推誠任之皆得其死力  
大元右丞阿里海牙旣下江陵分軍戍常德遏諸蠻而以  
大兵入潭芾遣其將於興帥兵禦之于湘陰興戰死九月  
再調繼明出禦兵不及出而大軍已圍城芾慷慨登陴與  
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亦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十  
月兵攻西壁孝忠輩奮戰芾親冒矢石以督之城中矢盡  
有故矢皆羽敗芾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芾  
取庫中積鹽席焚取鹽給之有中傷者躬自撫勞日以忠  
義勉其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  
者芾殺之以徇十二月城圍益急孝忠中礮風不能起諸

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大兵登城戰少却旋蟻附而登衡守尹穀及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屬茶陵顏應焱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

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累累相比繼明等以城降陳毅潰圍將奔閩中道戰死事聞贈端明殿大學士謚忠節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時亦親迎於溫皆得不死二王悉詔入閩官之芾爲人剛介不畏強禦臨事精敏姦猾不能欺且強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望之凜然猶神明而好賢禮士即之溫然雖一藝小善亦惓惓獎薦之平生居官廉及擯斥家無餘貲

尹穀字耕叟潭州長沙人性剛直莊厲初處郡學士友皆嚴憚之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四方穀與同郡

邢天榮董景舒歐陽逢泰諸人爲賦體裁務爲典雅每一篇出土爭學之由是湘賦與閩浙頡頏中年登進士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丁內艱居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朱氏四書士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擯不齒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冠而後出帷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爲參謀共畫備禦策時城中壯士皆入衛臨安所餘軍僅四百五十人老弱大半芾糾率民丁獎勵以義人殊死戰三月城

不下大軍斷絕險要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國恩典方州誼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死乃積薪扃戶朝服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鄰家棊之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闔門無少長皆死焉芾聞之命酒酌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務實穀號也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爲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穀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

楊震字震仲少有志節以世澤奏補將仕郎銓試第一授脩職郎桂嶺主簿有能聲又五中漕舉改鄂州教授遷復州司理參軍轉常澧觀察推官擢知監利縣縣有疑獄歷年不決震未上微服庶得其實立決之人稱神明辟荆湖制置司幹官呂文德爲帥素慢侮士常試以難事震倉卒立辦皆合其意一日謂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即對曰某將可又曰兵器糧草若何即對曰某營兵馬某庫器甲某處矢石某處芻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吾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幹如此何官不可爲吾何敢不敬密薦諸朝除通判江陵府江陵

大府雄據上流表裏襄漢西控巴蜀南扼湖廣兵民雜處庶務叢集震隨事裁決處之泰然暇日詣郡庠與諸生講學又取隸官間田增益廩稍選民之強壯當農隙訓練之時付以器械雜兵行肄習親閱試行賞以激勸之未幾有能探甲騎射者遂皆獲其用而兵不復擾民丁內艱德祐初起復奉議郎湖南安撫司參議與安撫使李芾協力戰守震有心計善出奇應變帥府機務芾一以委之城初被圍日夜守禦數日西北隅破震麾兵巷戰抵暮增築月城比旦城復完策厲將士以死守之城既破震赴水死妻妾奔救無及遂皆死

趙卯發字漢卿昌州人淳祐十年以上舍登第爲遂寧州  
司戶潼川簽判宣城宰素以節行稱中被論罷咸淳七年  
起爲彭澤令十年權通判池州大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  
官去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守禦計夏貴兵敗歸所過  
縱掠卯發捕斬十餘人兵乃戢明年正月大兵至李王河  
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有  
問以提身之道者卯發曰忠義所以提身也此外非臣子  
所得言林以兵出巡江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五  
百餘柄皆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  
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

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  
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  
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二月兵  
薄池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  
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卯  
發始爲此堂名可以從容及兵遽領客堂中指所題扁曰  
吾必死於是客問其故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  
難此殆其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

大元丞相伯顏入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即如堂中觀  
之皆歎息爲具棺衾合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

文閣待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錄二子為京官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少居鄉介然不苟交有言其過者輒喜既登第為小官有權貴以牒薦之者震內牒篋中已而干政震取牒還之封題未啓其人大媿後為他官所至以公廉稱楊棟葉夢鼎居政府交薦其賢咸淳中由大理司直通判臨安府時潛說友尹京恃賈似道勢甚驕蹇政事一切無所顧讓會府有具獄將寘辟震力辨其非說友爭之不得上其事刑部卒是震議六年江東大旱擢知信州震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一吏籍其戶勸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給之吏有勞者輒為具奏復其身吏感其

主翰管味其長大噴又出放至心俸故麻而未嘗干入燕  
張曾終世累世以學行各熟贊宗身事少學依其後夫  
敵身戰字景跡岳翰之稱于太宗于恭憲王之對丞味  
乃編以對世翰少制委夫 糾款驗 刺文輩 檢器  
州煉部 百  
宋史四百五十一



列傳卷第二百十

宋史四百五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鎮國軍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忠義六

趙良淳

徐道隆

姜才

馬瑩

密佑

張世傑

陸秀夫

徐應鑣

陳文龍

鄧得遇

張珏

趙良淳字景程居饒之餘干太宗子恭憲王之後丞相汝愚曾孫也累世以學行名號賢宗子良淳少學於其鄉先生饒魯知立身大節及仕所至以幹治稱而未嘗干人薦

三百七十

傳二百十

限中用

舉初以蔭為泰寧主簿三遷至淮西運轄浮湛冗官二十餘年馬光祖李伯玉范丁孫交薦辟之卒不振拔考舉及格改知分寧縣分寧江西劇邑俗尚譁訐良淳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身親尊禮之至甚傑驚者乃繩以法俗為少革秩蒲特差權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詔除諸司審計院督餉江西升大理司直咸淳末廷臣議眾建宗室於內郡以為屏翰遂除良淳知安吉州先是知州李庚遁百事隳廢良淳至日與僚吏論所以守禦之備悉舉行之時歲饑民相聚為盜所在蠶起或請以兵擊之良淳曰民豈樂為盜哉時艱歲旱故相率剽掠苟活耳命

僚屬以義諭之衆皆投兵散歸其不歸者衆縛以獻有掠人貨財詣其主謝過而還之者良淳勸富人出粟振之嘗語人曰使太守身可以濟民亦所不惜也其言懇懇足以動人人皆倒困以應之朝議尋以徐道隆爲浙西提刑以輔良淳加良淳直祕閣文天祥去平江潰兵四出剽掠良淳捕斬數人梟首市中兵稍戢已而范文虎遣使持書招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大兵迫獨松關有旨趣道隆入衛道隆既去大兵至軍其東西門良淳率衆城守夜就芟舍陴上不歸先是朝廷遣將吳國定援宜興已危不敢往乃如安吉見良淳願留以爲輔良淳見國定慷慨大言意

其可用也請於朝留戍安吉已而國定開南門納外兵兵入城呼曰衆散元帥不殺汝於是衆號泣散去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侍郎當爲自全計良淳叱去之命家人出避乃閉閣自經有兵士解抹之復蘇衆羅拜泣曰侍郎何自苦逃之猶可求生良淳叱曰我豈逃生者邪衆猶環守不去良淳大呼曰爾輩欲爲亂邪衆涕泣出復投繯而死

徐道隆字伯謙婺州武義人父煥知南雄道隆以任入官累官潭州判官權知全州荆湖制置使汪立信奏辟道隆爲參議官立信遷兵部尚書道隆與賓客十許人俱去江

陵趙孟傳爲制置使以道隆參其軍事遂爲提點刑獄時  
文天祥旣去平江潰卒四出爲浙西患苦安吉尤甚有旨  
令道隆措置乃梟其首亂者于市牛監軍道范文虎程鵬  
飛管景模俱遺書誘降道隆焚書斬使大兵至臨平臯亭  
山令間道入援時水陸皆有屯軍道絕不通議由太湖經  
武康臨安縣境勤王即日乘舟出臨湖門泊宋村郡守趙  
良淳旣縊死德祐二年正月朔旦追兵及道隆江陵親從  
軍三百人殊死戰矢盡槍槊折一軍盡沒道隆見執艦內  
間守者少怠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餘兵有脫歸者  
言於朝命贈官賜謚厚恤其家立廟安吉官其子孫越三

日宋亡

姜才濠州人貌短悍少被掠入河朔稍長亡歸隸淮南兵  
中以善戰名然以來歸人不得大官爲通州副都統時淮  
多健將然驍雄無踰才才知兵善騎射撫士卒有恩至臨  
陣軍律凜凜其子當戰回白事才望見以爲敗也拔劍馳  
逐幾殺之賈似道出師才以兵屬孫虎臣爲先鋒相拒于  
丁家洲大軍設砲架穀車弩江濱中流數千艘旌旗聯亘  
鼓行而下才奮兵前接戰鋒已交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  
衆見之謹曰步帥遁矣於是諸軍皆潰才亦收兵入揚州  
大兵乘勝攻揚州才爲三疊陣逆之三里溝戰有功又與

元帥戰揚子橋日暮兵亂流矢貫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易已而大軍築長圍自揚子橋竟瓜洲東北跨灣頭至黃塘西北至丁村務欲以久困之時德祐元年也明年正月宋亡二月五奉使及一閣門宣贊舍人持謝太后詔來諭降才發弩射却之復以兵擊五奉使于召伯堡大戰而退未幾瀛國公至瓜洲才與庭芝泣涕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瀛國公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四月才以兵攻灣頭柵五月復攻之騎旋濼而止乃舍騎步戰至四鼓全師

以歸揚食盡才時出運米真州高郵以給兵六月護餉至馬家渡萬戶史弼將兵擊奪之才與戰達旦弼幾殆阿木馳兵來援乃得免去庭芝以在圍久召才計事屏左右語久之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過忍片時痛耳左右聞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護庭芝第期與俱死七月益王在福州以龍神四廂都指揮使保康軍承宣使召才才與庭芝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木以兵追及圍泰州使使者招之降才不聽阿木驅揚兵士妻子至城下會才疽發脅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都統曹安國入才卧內執之以獻阿木愛其忠勇欲降而用之才肆為慢言阿木責庭芝不降才曰不

降者才也復憤憤不已阿朮怒高之揚州才臨刑夏貴出其傍才切齒曰若見我寧不媿死邪有洪福者夏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爲鎮巢雄江左軍統制鎮江北降福與子大淵大源下班祇候彭元亮結貴軍復之加右武大夫知鎮巢貴既臣附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大兵攻城久不拔遣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大源大淵諱曰法止誅首謀何至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也聞者流涕

馬既宕昌人也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爲名將而既與其兄塋特顯咸淳中塋知欽州徙知邕邕地接六詔安南傍通諸溪峒撫御少失宜往往召亂既鎮撫諸蠻及治關隘皆有條理大理不敢越善闡安南不敢入永平諸峒皆上帳冊邊陲晏然廣西經略李興上其功加閤門宣贊舍人未幾以左武衛將軍徵入朝已而宋亡塋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護經略司印守城至元十四年平章阿里海牙攻廣西塋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巖關鑿馬坑斷嶺道大兵攻巖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塋塋兵敗退保靜江平章使人招降塋發弩射

之攻三月暨夜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籍訖無降意城東隅稍卑大軍陽攻西門以精兵夜決水扉攻東門破其外城暨閉內城城守又破之暨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獨暨部將婁鈇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鬻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婁乃令所部入擁一火炮然之視之灰燼無遺矣

聲如雷霆震城土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密佑其先密州人後渡淮居廬州佑爲人剛毅質直累官至廬州駐札御前遊擊中軍統領改權江西路副總管咸淳十年以閤門宣贊舍人爲江西都統是冬

大元丞相伯顏下鄂州留右丞阿里海牙守之而將大兵東下明年二月朱禩孫遣高世傑取鄂州阿里海牙以兵逆擊執世傑荆江口兵盡潰半入江西江西制置黃萬石招集之且募寧都廣昌南劔義兵千餘人盡以屬佑十一月大兵至隆興劉槃兵敗乃嬰城自守萬石時移治撫州

將遁懼佑不從乃調佑兵援槃且戒以勿戰未至隆興槃已降都統夏驥率所部兵潰圍出已而元帥張榮實呂師夔提兵逼撫州佑率衆逆之進賢坪兵來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其兵突戰進至龍馬坪大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力戰或有生理衆咸憤厲自辰戰至日昃佑面中矢拔之復戰又身被四矢三槍衆皆死僅餘數十人佑乃揮雙刀斫圍南走前渡橋馬踏板斷遂被執衆見其勇戒勿殺輿歸隆興元帥宋都解曰壯士也欲降之繫之月餘終不屈嘗罵萬石爲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都解命劉槃呂師夔坐城樓引

佑樓下以金符遺之許以官佑不受語侵槃師夔益不遜又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也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觀者皆泣下

張世傑范陽人少從張柔成杞有罪遂奔宋隸淮兵中無所知名阮思聰見而竒之言之呂文德文德召爲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攻安東州戰疾力與高達援鄂州有功轉十官尋從賈似道入黃州戰蕪草坪奪還所俘加環衛官歷知高郵軍安東州咸淳四年大軍築鹿門堡呂文德請益兵于朝調世傑與夏貴赴之及呂文煥以

襄陽降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鄂州世傑以鐵絙鎖兩城夾以砲弩其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大軍破新城長驅而下世傑力戰不得前遣人招之不聽丞相伯顏陽攻嚴山隘潛自唐港盪舟入漢東攻鄂鄂降世傑提所部兵入衛道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自和州防禦使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七月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元帥阿木載穀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無敢發碇赴江死者萬餘人

大敗奔圖山上疏請濟師不報尋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十月進沿江招討使改制置副使兼知江陰軍已而大軍至獨松關召文天祥入衛以世傑爲保康軍節度使知平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二年正月大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白太皇太后止之未幾和議亦沮兵至臯亭山世傑乃提兵入定海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世傑以爲彪來從已俱南也推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是爲主拜簽書樞密院事王世強導大軍攻



之世傑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將陳弔眼許夫人諸畚兵攻蒲壽庚不下十月元帥唆都將兵來援泉遂解去旣而唆都遣人招益王又遣經歷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安甫軍中不遣招討劉深攻淺灣世傑兵敗移王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戰却之因徙硃州至元十四年正月遣將王用攻雷州用敗績四月益王殂衛王昺立拜世傑少傅樞密副使五月遣瓊州安撫張應科攻雷州三戰皆不利六月再決戰雷城下應科死之世傑以硃洲不可居徙王新會之厓山八月封越國公發瓊州粟以給軍十月遣凌震王道夫襲廣州震敗績明年元帥張弘範等兵至厓山或

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曷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上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水砦爲死守計人皆危之已而弘範兵至據海口樵汲道絕兵茹乾糧十餘日渴甚下掬海水飲之海鹹飲即嘔泄兵大困世傑率蘇劉義方興日大戰弘範得世傑甥韓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爲主死不移耳二月癸未弘範等攻厓山世傑敗走衛王舟大軍薄中軍世傑乃斷維以十餘艦奪港去後還收兵厓山劉自立擊敗之降

其將方遇龍葉秀榮章文秀等四十餘人世傑復欲奉揚  
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俄颶風壞舟溺死平章山下劉師  
勇者廬州人以戰功歷環衛官魯港師潰賈似道欲東入  
海師勇贊之入揚州圖再舉似道然之時姚訔復常州似  
道命師勇以淮兵取呂城朝廷加師勇和州防禦使訔嘗  
守常而以張彥守呂城合兵拒大軍戰失利彥馬弱陷淖  
中見執呂城失守常州勢益孤大軍寘彥城下招降師勇  
以大義斥彥彥慚而退又遣范文虎來諭師勇伏弩射走  
之常受圍數月援兵絕有羣鴟飛鳴繞城衆惡爲不祥俄  
而城陷師勇拔柵戰且行其弟馬墮墮躍不能出師勇舉

手與訣而去淮軍數千人皆鬪死有婦人伏積屍下鬪淮  
兵六人反背相拄殺敵十百人乃殪師勇從二王至海上  
見時事不可爲憂憤縱酒卒葬于鼓山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生三歲其父徙家鎮江稍長  
從其鄉二孟先生學孟之徒恒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  
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置幕  
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  
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  
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  
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

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兼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

踈略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動者屬并澳風王以驚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以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

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榜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鼎孫字伯鎮江陵人進士也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徐應鑣字巨翁衢之江山人世爲衢望族咸淳末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不欲從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

四百五

傳第二百零一

十一

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祚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斃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卧應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鑣不得死與其子女怏怏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諸僕爲具棺斂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福州褒其節贈朝奉郎祕閣脩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鈞率儒者五

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私謚曰正節先生

陳文龍字君貴福州興化人丞相俊卿之後也能文章負氣節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文龍丞相賈似道愛其文雅禮重之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秘書省校書郎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然自十數年似道所置臺諫皆闡茸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皆呈藁似道始行至文龍爲之獨不呈藁已忤似道知臨安府洪起畏請行類田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爲不可似道怒寢其疏襄陽久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時陽請督師而陰使其黨留已竟失襄陽文龍上疏極言其

失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叱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潛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見擢用是當罰而賞也潛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閫之寄萬石政事怠荒以爲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呂文煥導大軍東下范文虎首迎降與文煥俱東似道兵潰魯港潛最先遁以故列城從之皆遁始悔不用文龍之言起爲左司諫尋遷侍御史時邊事甚急王爚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潛說友以平江降臺臣請籍其家爚以爲可宜中以爲不可張世傑諸將分四道出師而大臣不監護臺諫

論之燭請行邊下公卿雜議宜中請出督師又下公卿雜議文龍上疏曰書言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其城明日築其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拯焚而爲安步徐行之儀也請詔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虛議其後宜中與燭終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來事已不可爲矣是冬累遷文龍至參知政事未幾議降文龍乃上章乞歸養既出國門而悔之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稱制于福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畔以文龍爲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以黃恮前守漳有恩信辟爲參謀官按兵泉州使恮入招撫之恮至民皆頓首謝罪興化有石手軍

者能擲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罷之石手軍亦畔復命文龍爲知軍平之已而降將王世強復導大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大兵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使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華即降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強之卒不屈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

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  
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  
是兒爲收葬之浦壽庚以泉州降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  
忠義如民何聞者笑之大兵旣歸文龍之姪璜復舉兵殺  
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破璜死之

鄧得遇字達夫邛州人淳祐十年進士調寧遠主簿改知  
南昌縣通判隆興府監行在左藏庫出知昭州遷廣西提  
點刑獄逾年攝經略事兼知靜江府德祐元年長沙被兵  
得遇遣都統馬驥馬應麒赴援驥潛叛而還得遇斬之軍  
事悉委之應麒未幾馬旣代閩議事不合二年移治蒼梧

靜江破得遇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  
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  
吾伴侶優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張珏字君玉隴西鳳州人年十八從軍釣魚山以戰功累  
官中軍都統制人號爲四川虜將寶祐末大兵攻蜀破吉  
平隘拔長寧殺守將王佐父子至閬州降安撫楊奩推官  
趙廣死之至蓬州降守將張太悅運使施擇善死之順慶  
廣安諸郡破竹而下明年合諸道兵圍合州凡攻城之具  
無不精備珏與王堅協力戰守攻之九月不能下景定初  
合守王堅徵入朝以馬千代守合四年千子餽餉至虎相

山爲東川兵所得屢以書勸降朝廷乃以珏代千珏魁  
雄有謀善用兵出奇設伏筭無遺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練  
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雖奴隸有功必優賞之有過雖至  
親必罰不貸故人用命自全汝揖失大良平大兵築虎  
相山駐兵兩城時出攻梁山忠萬開達民不得耕兵不得  
解甲而卧每餉渠竭數郡兵護送死戰兩城之下始克入  
咸淳二年十二月珏遣其將史炤王立以死士五十斧西  
門入大戰城中復其城三年四月平章賽典赤提兵入壤  
重慶麥道出合城下珏碇舟斷江中爲水城大兵數萬攻  
之不克遂引去合州自余玠用二舟生策徙軍釣魚山城

壁甚固然開慶受兵民凋弊甚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  
田積粟未再期公私兼足九年叛將劉整復獻計欲自青  
居進築馬駿虎頂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匣刺統軍率諸翼  
兵以築之左右欲出兵與之爭珏不可曰蕪菁平母德彰  
城汪帥勁兵之所聚也吾出不意而攻之馬駿必顧其後  
不暇城矣乃張疑兵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攻二城火其  
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舡場統制周虎戰死馬駿城卒  
不就十年加寧江軍承宣使德祐元年升四川制置副使  
知重慶府五月加檢校少保徵其兵入衛蜀道斷不得達  
六月咎萬壽以嘉定及三龜九頂降守將侯都統戰死已



而瀘叙長寧富順開達巴渠諸郡不一月皆下合兵圍重慶作浮梁三江中斷援兵自秋徂冬援絕糧盡珏屢以死士間入城許以赴援且爲之畫守禦計二年正月遣其將趙安襲青居執安撫劉才參議馬嵩歸二月遣張萬以巨艦載精兵斷內水橋入重慶四月合重慶兵出攻鳳頂諸砦珏結瀘士劉霖先坤朋爲內應六月遣趙安破神臂門執梅應春殺之復瀘州重慶兵漸解去圍瀘州十二月趙定應迎珏入重慶爲制置時陽立以涪州降珏遣張萬攻走立俘其僚屬馮巽午等立復合兵來決戰史進張世傑戰死萬不支俘立妻子及安撫李端以歸珏以都統程聰

八九

傳百十

十七

朱珏

守涪重慶兵盡退珏聞二王立廣中遣兵數百人求王所調史訓忠趙安等援瀘州張萬入夔連忠涪兵拔石門及巴巫砦獲將士百餘人解大寧圍攻破十八砦明年六月張德潤復破涪州執守將程聰先是聰在重慶力主守城之議珏入不知也使出守涪聰至郡怏怏不設備至是被執德潤以肩輿載聰歸語之曰若子鵬飛爲參政矣旦晚可會聚也聰曰我執彼降非吾子也是月梁山軍袁世安降十月萬州破殺守將上官夔十一月瀘州食盡人相食遂破之安撫王世昌自經死大兵會重慶駐佛圖關以一軍駐南城一軍駐朱村坪一軍駐江上遣瀘州降將李從

招降珣不從十二月達州降將鮮汝忠破咸淳皇華城執守將馬塋軍使包申巷戰死至元十五年春珣遣總管李義將兵田廣陽一軍皆沒二月大兵破紹慶府執守將鮮龍湖北提刑趙立與制司幕官趙酉泰皆自殺珣率兵出薰風門與大將也速解兒戰扶桑埧諸將從其後合擊之珣兵大潰城中糧盡趙安以書說珣降不聽安乃與帳下韓忠顯夜開鎮西門降珣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鳩飲左右匿鳩乃以小舟載妻子東走涪中道大憾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奪斧擲江中珣踊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萬戶鐵木兒追及於涪執之送京師重慶降制機曹琦自

傳二百十

十八

經死張萬張起巖出降進攻合州破外城三月王立亦降珣至安西趙老庵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以報所事今至此縱得不死亦何以哉珣乃解弓弦自經廁中從者焚其骨以瓦缶葬之死所趙立者字德脩重慶人第進士以上書迂賈似道被謫德祐初起爲太社令湖北提刑使蜀趣諸將入衛至重慶則咎萬壽已降珣方城守爲後圖立無以復命還至涪沉水死



